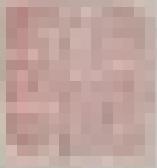


全華叢書



金
鑄
銀
器



四教章

學文則窮物理知古今以爲自脩之基故以文爲先
旣學文則當反之於身而脩行故行次之脩行當
以忠信爲主忠是發於心處信是接物處故忠又
先而信又次之注存忠信存以心言又曰忠信本
也是忠信又爲學文脩行之本也

聖人不得見章

善人

聖人——君子

有恒

此章得張宣公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以質言
兩語方看得入但本文兩云吾不得而見得見斯
可矣言雖同而意則不同蓋自君子進而不止則
可至聖人有恒者則不可進於善人也不踐迹亦
不入於室此善人之正訓是資質一時生定非積
累至者若善人肯學卽至君子有恒者能學亦可

至君子只截斷此四句看固是夫子歎世衰無聖人善人而君子有恒者亦少然後三句雖說無恒者情狀卻正是教人學有恒之方欲爲君子先須有恒方可若能反是三者則爲有恒矣此三者於學問事爲處家皆包得盡

有恒固言資質但學者當先學有恒然後可至君子此與有子言孝弟爲仁意同

無絕無也虛未滿之意無而爲有謂本無一長而爲有之狀虛而爲盈未能充實而爲盈之狀此二者

謂學之所到事之所能而言約而爲泰則論貧富貴賤之事

不知而作章

世蓋有不知理而妄作其事者我則無是也我惟於古人之言行多博其聞擇其善者從而行之蓋多聞則非不知擇善而從則非妄作矣此句正反上兩句而言之然又自謙以爲於理未能盡知所以下文言曰我於今人之言行多博其見而善惡皆記於心以備參考雖未足爲知之明是亦知之次

也蓋古人言行事跡善惡已彰人可擇而從之今人言行未可定其善惡故惟記之耳此謙而又謙之言也

司敗問章

古者婦人皆以其姓在下而以孟仲之次加於上如春秋所書仲子伯姬詩所謂孟姜之類子是宋姓姬是魯姓姜是齊姓伯仲孟長幼之序仲子宋女伯姬魯女孟姜齊女也同姓爲婚姻與禽獸無異春秋之時同姓之國雖多婚姻之道皆不通吳之

祖太伯文王之伯父也魯之祖周公文王之子也
吳魯無婚姻之禮昭公違禮取之郤諱取同姓之
罪字之曰孟子欲使人把作宋女看欲掩其惡

古者有姓有氏帝王則自著姓如伏羲風姓神農姜
姓之類人有功德者天子則賜之姓如黃帝之子
得姓者十四人又如堯賜太岳之姓爲姜之類是
也賜姓之外則爲氏氏又名曰族或以祖父之字
如春秋公子展之後爲展氏子國之後爲國氏之
類或以祖父之謚如文王之支孫稱文氏魯叔孫

宣伯之後爲宣氏之類或以祖父之官如司馬司
空倉氏庫氏之類後又或以國如周魯齊陳許趙
之類是也鄭夾漈推姓氏之由有數十端然今何
者爲姓何者爲氏分曉者固易知亦難盡辨凡出
於古帝王之後有姓無氏如上說風姓姜姓之類
是也若其餘有氏則又有元姓且如春秋時同姓
之國如周魯衛鄭邢茅蔣胙諸氏皆姬姓又如魯
之公族大夫以諡以字以官者亦皆姬姓以此類
推之須要考究其原方見各人姓氏分曉秦漢以

後姓氏多亂皆不可分別漢有功者多賜姓劉唐
有功者多賜姓李都是把別姓氏硬扭作劉李去
數世後不辨真僞又如匈奴以漢外家姓劉亦冒
姓劉此等尤難理會

文吾猶人章

文猶文章威儀文辭皆是得是有得於己文固亦君
子之事乃發於外者故曰莫吾猶人也若躬行者
必心有所得乃可成君子故曰全未有得

若聖章

集注博施章曰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
其極之名也言仁是天理至善上謂全體之仁下
謂隨事之仁也聖則行仁至於極無一事之非仁
妙而不測之謂也此章曰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
德之全而人道之備大而化之卽聖之地也心德
之全人道之備卽全體之仁也朱子云爲之謂爲
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是合說金先生云
聖言德仁言及物聖人言爲之不厭卽作聖之事
誨人不倦卽及人之仁此是開說如此更覺易見

奢不孫章

不孫者殺身亡國之由固不過爲人所鄙而已故不

孫寧固

子溫而厲章

常人之容溫和則不嚴厲嚴厲則少溫和無威者失之易有威者或大過而至於猛好禮者不能恭能恭者又或出於勉強聖人中和氣象故全備

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察之猶淺言之尙畧此章察之深言之備

集注人之德性本無不備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此言
眾人謂人性本皆全善爲氣質不適中而偏故些
爲所蔽亦偏其見於容貌之間者必不得剛柔之
中全體渾然應德性本備句陰陽合德反氣質有
偏句全體渾然雖言德性然謂之渾然則是德性
未嘗少爲氣質所蔽陰陽合德則陰陽二者皆停
當和平畧無過不及之偏是又見渾然意象矣此
是就聖人所稟氣質言故著合德字此德字只就
陰陽說非言性也中和之氣是關渾然合德說惟

其渾然合德故其氣見於外者自然中正和平經言六者是三等中和之氣蓋親炙聖人者始見粹然而溫卻有威可畏而又一於恭詳而審之則溫中有嚴厲不全於和雖威又不太猛使人懼懾恭皆出於自然絕無勉強合而觀之豈非中和之氣出於渾然合德者邪

溫

陽之和
陰之柔

而

厲

陰陽

陰之嚴
陽之剛

陽根陰

威

陰陽

陰之震
陽之慘

合德

而

圖

益

陰之順
陽之舒

恭

益

陽之主
陰之肅

陰根陽

安

陰之定
陽之健

而

陳北溪曰以上三截爲陽而下三截爲陰似乎有合
然又以上三截爲陰而下三截爲陽亦似有合未
知所郤抑聖人渾是一元氣之會無間可得而指
學者強爲之形容如且以其說自分三才而言則
溫然有和之可挹而不可屈奪則人之道也儼然
有威之可畏而不暴於物則天之道也恭順卑下
而恬然無所不安則地之道也自陽根陰而言則
溫者陽之和厲者陰之嚴威者陽之震不猛者陰
之順恭者陽之主安者陰之定自陰根陽而言則

溫者陰之柔厲者陽之剛威者陰之慘不猛者陽之舒恭者陰之肅安者陽之健蓋渾然無適而非中正和平之極不可得而偏指者也

泰伯第八

泰伯章

詩言太王實始翦商其意以爲周之所以滅商者自此基之爾非必謂太王卽有滅商之謀也蓋古公之遷邠人從之如歸市而吳越春秋云古公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彷